

[英]

塞耶斯

——编

胡群琼 赵娟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探 疑  
侦 悬  
火之柱 ∞

短篇杰作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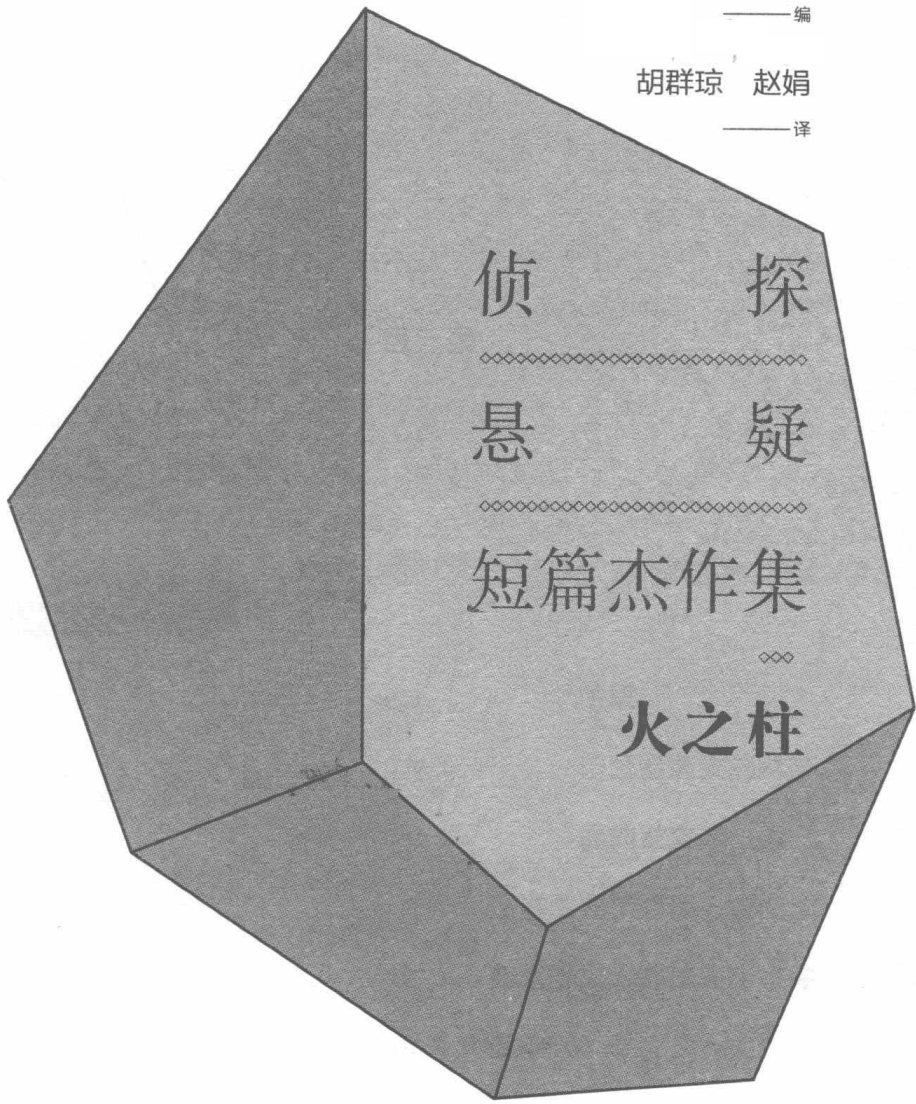
[英]

塞耶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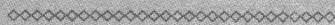
——编

胡群琼 赵娟

——译



侦 探



悬 疑



短篇杰作集



火之柱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侦探、悬疑短篇杰作集.火之柱 / (英) 塞耶斯 (Dorothy L. Sayers) 编; 胡群琼, 赵娟译.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8.7

(零点书库)

书名原文: Great Short Stories Of Detection, Mystery, and Horror

ISBN 978-7-5689-1012-5

I. ①侦… II. ①塞… ②胡… ③赵…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28604号

## 侦探、悬疑短篇杰作集：火之柱

ZHENTAN XUANYI DUANPIAN JIEZUOJI:HUOZHIZHU

[英] 塞耶斯 编

胡群琼 赵娟 译

策 划： 重庆图书

责任编辑:王伦航

责任校对:王 倩

责任印制:邱 瑶

装帧设计:何海林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易树平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电话:(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1.5 字数:298千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89-1012-5 定价:6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 目 录

- 1 | 第四个阶段
- 30 | 池泽瑞格公爵消失的财产
- 51 | 四只普通的发夹
- 71 | 是谁杀死了查理·温伯
- 107 | 弗莱瑟夫人神秘失踪案件
- 123 | 追踪
- 136 | 火之柱
- 161 | 布维斯吉德小姐履行了她的职责
- 178 | 福克斯顿的医生
- 198 | A.V. 雷德
- 220 | 死亡农场

225 | 一个诡异的东西

235 | 秘密信仰

264 | 17号房间

274 | 恐怖的蜡像馆

286 | 海上危舟

312 | 国王的等待

320 | 神秘的白胡子老人

327 | 祈祷声

## 第四个阶段

F. 布里顿·奥斯汀



和往常一样，伦敦警务处的西布赖特来我们的事务所拜访，这次他又随意地聊到了一件事情。

“奎尼，今天早上外交部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他边说边从侦探事务所所长奎尼手里接过一支香烟。奎尼是个坚定的不吸烟者，但他会用香烟殷勤招待客人。“我想你应该听说了吧？”

昆汀·奎尼挑了挑眉毛：“没听说啊，出什么事了？”

“阿巴思诺特开枪自杀了。”

“什么，阿巴思诺特开枪自杀了？”奎尼惊得下巴都快掉了。

“是的。”西布赖特不紧不慢地点了点头，吸了一口指间那根带着独特芬芳香味的香烟，“奎尼，你的香烟都是顶级货，你是从哪里弄到这些的？”

奎尼忽略了这个无关痛痒的问题。他倚靠在桌子上，脸上突然怪异得多出一丝警觉的神情。这种表情若是出现在其他人脸上，我会说那是一种兴奋，但奎尼兴奋不起来。在某种刺激下，他冷静的大脑可以如闪电一般高速运转，从单个分析的层面飞跃到整体大局的高度，从支离破碎的线索中推导出诸多假设，在看似正常的现象中发现隐藏着罪行的蛛丝马迹，并且判断非常精准。尽管他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



但我通常都跟不上他的思路。外交部的阿巴思诺特昨天还来过事务所，因此，对这件事奎尼比其他人更感兴趣。

“我亲爱的西布赖特先生，”他说话的音调很奇特，让西布赖特不由自主地抬起头看着他，“这件事，你非常确定？”

西布赖特再次点了点头，更加坚定。

“当然。”由于职业的关系，西布赖特对这些事情都已习以为常，他淡定地回答说，“我亲眼所见。”

“我的意思是，你确定他是自己开枪射杀自己的吗？”

西布赖特盯着奎尼说道：“这是毋庸置疑的。当时他的一位职员正好经过走廊，听到房间里传出了一声枪响，便立即打开门冲了进去，一进门就看到阿巴思诺特瘫倒在椅子上。子弹穿过了他的脑袋，而他的那把左轮手枪，恰好从他的手里滑落到地板上。那位职员立即报了警，我被派过去处理这件案子。到达现场后，我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没有被其他人碰过的痕迹，很明显，这是一桩自杀案。外交部里没有人能解释他为什么要自杀，或许法官的审查结论会为他的自杀动机提供一些线索。”西布赖特粗略地说了一番经过，话题最后又转到了其他事情上，以此来表明他对阿巴思诺特的死并不感兴趣。

奎尼沉思半晌，问道：“西布赖特，子弹是从阿巴思诺特头部的哪一边射进去的？”

“当然是从他的右手边。”

“你确定吗？”

“当然。你知道他的屋子吧——当你从走廊进入屋子时，他的办公桌正好在你的左手边，他通常是背对着门、脸朝着窗户坐着。因此，当你走进那间办公室的时候，正好能看见子弹射入的那半边脑袋。我记得我一进办公室就看到了，而且脚还不小心踢到了那把掉在地板上的左轮手枪。就像普通的自杀案那样，子弹从他的右手边射进脑袋，这是毫无疑问的。”

“嗯！”奎尼嘀咕道，“但对于阿巴思诺特先生来说，这个现象却不正常。他是个左撇子。我猜想这一点你并没有调查过吧？”

“我确实没有调查，左撇子的人很少。”西布赖特承认了他的疏忽，若有所思地看着奎尼先生。突然，他像受到惊吓一般：“怎么？你的意思该不会是……”

“谋杀。”奎尼平静地说出了他的结论。

“但是为什么呢？”之前的结论突然被颠覆，西布赖特还没有缓过神来，瞪大眼睛看着奎尼，“你的理由何在，谁会想到要去谋杀可怜的老阿巴思诺特呢？”

“我亲爱的西布赖特，”奎尼紧绷着的嘴唇，勉强笑了笑，继续说道，“昨天阿巴思诺特还坐在这张椅子上。他来找我——以非官方的私人原因——他看上去非常不安。他确信在他的部门里发生了泄密事件。你是知道的，阿巴思诺特是个奇怪的老家伙。我想他最大的兴趣就是破译密码和离合诗（离合诗中的某些字母能组合成词或词组），每天晚上，他的妻子坐在他对面做针线活儿的时候，他就认真地阅读《时代》杂志上的读者交流专栏，试图通过破译杂志上的文字来揭开那些地下情人的秘密。在来找我之前的那个夜晚，他被一件事情吓到了。他破译出一条高度机密的信息，这条信息不知道是传达给谁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只可能出自他的部门。可怜的老家伙当时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他不愿在还没能指出犯罪嫌疑人之前就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上司——当然，像所有位高权重的官员一样，他非常看重所在部门的荣誉。一想到他的部门有可能因为这件事而声名狼藉，他就心如刀绞。他来找我帮他出个主意，而且计划今天再来我这里的。”

“啊！”西布赖特大叫道，这次他彻底糊涂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整件案子就不一样了。我真希望他能立即过来给我解释一下！我讨厌从别人那里听到这些事情——我会给他足够的时间让他亲自告诉我所发生的一切！”



奎尼轻轻地笑了，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他会告诉你的，亲爱的西布赖特先生。你将会听到他亲自为你讲述这些事情，就像他之前告诉我的那样——我们再来看看你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他走向摆放在墙角边的储物柜，打开其中一个抽屉，取出一盒长长的黑色的磁带。“每当我遇到一个新案子的时候，我会背着客户录下他所说的话。我不止一次发现，反复听这些录音会对分析案情有帮助。当我全神贯注地听这些录音的时候，感觉就像他们正坐在我面前，第一次对我讲述这些事情。在反复听录音的过程中，我能不经意地从中发现重要的线索。”

奎尼坐回到他那张舒适的大桌子前，把磁带插入一个隐蔽的卡口中，按下按键，桌子边上露出一个小孔，接着他又按下另外一个按键，机器带着模糊的呼呼声开始运转了。然后，我们听到如下的内容：

“我的某个职员一定用了什么办法记下了我的密码……”

令我吃惊的是，我很容易就分辨出这的确是阿巴思诺特先生的声音，此时我正安静地坐在房间的另一边。这个声音立即让我意识到，就在昨天晚上，那个身材高大、胡须灰白的男人正坐在西布赖特先生现在坐的那把椅子上。这时，西布赖特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

“天哪，奎尼！”他说道，“像这样听到死去的阿巴斯诺特的声音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就像他依然在这里一样！”

奎尼又淡淡地笑了一下，弯腰去拨弄磁带。

“这个录音并不是从最开始播放的，”他说道，“现在我们让阿巴思诺特先生从头开始讲故事。”他又摆弄了一下录音机。

在这间屋子里，又听到已经过世的人的说话声，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尽管我早已习惯了录音机里重复播放这些录音（奎尼先生并不经常使用耳机，他安装了一个扩音器，从而方便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听这些录音）。那个声音听起来像牧师一样地深沉、严肃，极具威严，甚至足以在主教面前以假乱真。磁带中的声音把所有的故事都

重讲了一遍，让我仿佛回到昨天听阿巴思诺特本人讲的现场，内容也与刚才奎尼给西布赖特转述的一样。阿巴思诺特的结束语听上去无比自信：“他一定会承认，奎尼先生，我相信一定会是这样的！”

“好了，西布赖特，”奎尼关掉录音机说道，“听完阿巴思诺特先生的讲述，你得出什么结论了吗？”

“我再也不想听这些了，”西布赖特心有余悸地说道，“快把那个东西关掉，它让我寒毛直竖。今天早上我亲眼看见阿巴思诺特的尸体躺在那里。”

“西布赖特，充分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吧。”奎尼先生冷笑了一声，说道，“这对这个案件至关重要……还有，你打算怎么处理刚刚得到的信息，有什么想法吗？”

西布赖特沉思了一会儿，很明显，他不想再去挖掘一些新的线索了，因为在这之前他已经就此事发表了官方声明。

“当然，”他说，“阿巴斯诺特先生发现泄密事件后，认为这是他所在部门的耻辱。极度悲痛下，他还是有可能选择自杀的。”

“西布赖特先生，左撇子自杀时通常会从头部右侧开枪吗？”奎尼轻轻地问道，“我对阿巴思诺特先生太了解了，本来计划在验尸的时候再问这个问题的。”

“这意味着此事将成为一个丑闻，奎尼——对于外交部来说，总是有许多别有用心的人在关注它。”

“我更不喜欢个人丑闻，”奎尼先生说，“我把阿巴思诺特先生当成一位老朋友，至于谋杀他的凶手，我一定能把他们揪出来。把案件发回重审吧，西布赖特——如果我们在法医提交报告的同时揪出那个杀人犯，就不会有丑闻了。伦敦警务处也会获得一片赞美声。”

“但是我们该怎样找出真凶呢？”西布赖特不耐烦地讥讽道，“一丁点儿线索都没有。那把左轮手枪无可否认是阿巴思诺特自己的，他一直把它放在桌子的抽屉里。枪声响后那位职员就立刻冲进了房间，

根本没有看到其他任何人，只发现死去的阿巴斯诺特。”

“那位职员是谁呢？”

“奥格尔索普，阿巴思诺特的助理。他说他当时正经过走廊。”

西布赖特停顿了一下，“当然，他有可能……”

“有可能什么？”西布赖特突然想到了某种可能性，“有可能是他用阿巴思诺特的左轮手枪射杀了他，然后回到走廊里。不管怎样，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因为当时走廊里没有其他人。附近的人都听到了枪声，但在他们赶往现场前，奥格尔索普就已经冲进了房间，并且告诉他们阿巴思诺特自杀了。”

“嗯！”奎尼先生摸着他长长的下巴。“我知道那个奥格尔索普……阿巴思诺特的部门一共有多少位职员？”

“六个，包括奥格尔索普在内。”

“你知道当奥格尔索普冲进去时，其他五个人随后也都进了那个房间吗？”

“不是的。五人中只有三个进了那个房间——我是向他们询问有谁在早上见过阿巴思诺特时，了解到这一情况的。”

“当时谁不在那里？”

“约翰逊。他当时在登记处查找一份文件。”

奎尼点了点头。“另外一个人呢？”

“达西·沃恩，奥格尔索普的助理。当时他出去吃午饭了。”

“你确定是这样吗？”

“相当确定。他像往常一样十二点去吃午饭，悲剧发生在十二点十分。当他吃完午饭回来时，我正好看到他，并且告诉他这一最新的重大新闻……不，不对，奎尼！”西布赖特攥紧拳头，狠狠地在膝盖上打了几下。“如果阿巴思诺特是被人谋杀的，那凶手只可能是奥格尔索普！”

“为什么？”奎尼先生挑了挑浅灰色的眉毛。

“通过他的反应可以得出。枪声一响，他就立即冲进了那个房间。如果真凶另有其人，那么他当时一定还停留在案发现场！因为他根本来不及逃走。”

“嗯！”奎尼嘟哝道，“我对阿巴思诺特的房间十分了解。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大储物柜，阿巴思诺特用来放他的外套。你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比如，在奥格尔索普冲进房间时，凶手可能就藏在储物柜里，然后趁着奥格尔索普出去报警，他又及时逃走了。”

“也许吧！”西布赖特轻蔑地重复了一遍，“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我得在有一定把握后才会去考虑其中的一种可能性。现在能确定的是，阿巴思诺特所信任的某位职员泄密了，他知道后想找出泄密的源头——也许他发现泄密者正是奥格尔索普，他是阿巴思诺特的助理，是最容易接触到秘密信息的人。如果阿巴思诺特是个左撇子，那么他不太可能用右手开枪射死自己。同时，无可否认，谋杀发生后奥格尔索普非常迅速地进入房间，没有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逃脱——除非奥格尔索普就是凶手，虽然他声称在听到枪声后第一时间就进入了房间，然后发现了自杀事件。”说到这里，西布赖特迫不及待地要起身离开。“奎尼，我现在就去调查一下奥格尔索普先生，”他最后说，“我想奥格尔索普先生今晚要在警察局的牢房里过夜了，除非我的直觉是错误的。”

奎尼微笑地看着他。

“你的直觉绝对是不可思议的，西布赖特，”他说道，“当然，你的直觉或许是正确的，但是凶手也可能是奥格尔索普之外的另一个人。我确信，是阿巴思诺特手下的一位职员谋杀了他。你介不介意我也去进行一些调查？这个与你进行的调查并不冲突，我只是单纯地对这件事情感兴趣。”

“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只要你别被这个游戏吓跑。”西布赖特大度地说道。他看了看表。“接下来我会很忙——我会用我的手

铐押回杀人犯，然后让你知道谁是真正的凶手。”

奎尼又笑了。

“我也会这样做的，西布赖特，”奎尼说道，“好了，祝你好运！”

西布赖特关门出去后，奎尼拿起电话，拨打了一个号码。

“你好……是的……请帮我转接奥格尔索普先生，谢谢……哦，是奥格尔索普先生吗？……太好了，我是昆汀·奎尼，来自奎尼事务所。奥格尔索普先生，你能抽出几分钟时间吗？我想请你来我的事务所一趟，咱们见个面，地址是在皮卡迪利大街的圆形广场，请你尽快，好吗？不胜感激……是啊，是紧急的事——事实上非常紧急……谢谢——这太好了。”

奎尼放下电话，朝我看过来。

“他马上就来。奥格尔索普很清楚，如果我说‘紧急’的话，那事情就一定是非常紧急了。现在希望咱们能从他那里获取点线索。”

大约十分钟，奎尼靠在椅子上沉思了一小会儿，然后俯身趴在桌子上，在一张纸上飞快地写下了一行字。这时奥格尔索普先生来了。

奥格尔索普走进房间。他身材消瘦，看上去是个急性子，大约四十五岁，胡子刮得很干净，有一些秃顶。就像所有高级公务员那样，他穿着工作服和黑色长裤，进门时规矩地摘下帽子以示礼貌，看起来有些迂腐。奎尼像对待老熟人一样和他握了握手，请他坐在离桌子最近的那张椅子上。奥格尔索普先生坐了下来。

“我想，你见我是为了了解在外交部发生的那件可怕的事情吧，奎尼先生？”奥格尔索普先生说道。

“的确如此。”奎尼笑着看着他。

“我和阿巴思诺特一起工作了二十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自杀！”奥格尔索普先生大叫道，对那段记忆心有余悸。

奎尼面带笑容地看着他，但是笑容里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如果他不是自杀呢，奥格尔索普先生？”奎尼淡淡地说道。

奥格尔索普先生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什么，这不是自杀事件吗？你到底想说什么，奎尼先生？他一定是自杀——要问我原因吗？枪响后几秒钟我就冲进了那个房间——当我经过走廊时听到了枪声。除了自杀那不会有其他可能——怎么会有其他可能？如果真有其他可能性，这也让人太难以置信了！”奥格尔索普看上去又惊又疑——奎尼先生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了。

“这样，奥格尔索普先生，”奎尼用一种平和的声调对他说，“对这件事我只有一点疑问，也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对这件事进行深入调查的原因。你能把你所知道的关于这件事的全部细节都告诉我吗？”

奥格尔索普先生清楚、明确地对奎尼讲述了整件事，正如我们从西布赖特那里听到的一样。十二点十分，他从另一个部门走出来，经过走廊时，听到了一声枪响。他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枪响的房间，看到阿巴思诺特一个人在房间里，已经瘫倒在椅子上，在他头部的右侧有一个枪眼。他被吓坏了，跌跌撞撞地跑到外面去通知其他人。是的，理所当然，他知道阿巴思诺特的房间里有一个大储物柜，但他并没有注意柜门是开着还是关着，他根本来不及考虑这些。悲剧发生的前后，他都没有在走廊里看到有其他人。

他讲完后，奎尼严肃地点了点头。

“那么，奥格尔索普先生，这里有一种可能——我并不想扩大这件事的影响——阿巴思诺特先生被他自己部门的一位职员谋杀了。”

“这是不可能的！”奥格尔索普先生的语气沉重，看上去很愤怒。“这是一个可怕的荒诞的说法，奎尼先生，作为这个部门的临时负责人和事情发生时的目击者，虽然我不想这样说，但我还是感到非常愤怒！”

“当然，奥格尔索普先生，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想，我也会努力去证实它。假设阿巴思诺特先生是被谋杀的，我想你应该会竭尽全力地帮助我找出那个谋杀了可怜阿巴思诺特先生的杀人犯吧？”



“我当然会这样做，但是，我再说一遍，我一点儿都不相信你的这个推论。那么，你需要我做些什么呢？”

“我想对你部门的六名从事机密工作的职员进行一次小的心理测试。是这样的——如果我汲取维也纳警方的经验，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些改进——在这种情形下，我几乎不可能有失误。你以前听说过文字关联法吗？”

“通过做一些事来进行心理测试，对吗？在我看来，这都是江湖术士用来骗人的法子。”奥格尔索普先生看上去就是一个极其保守的人，并且还为自己的这一特质沾沾自喜。

“不是这样的，”奎尼先生微笑地说道，“这是心理测试常用的一种方法。我给你说一个单词，然后你用最快的速度说出跳入你脑海里的第一个单词。从每一次我给你的单词到你进行回答，我都会计算其中的时间间隔。在我的那列单词里，有一到两个词是与这件事有着直接联系的。当隐藏的罪犯被问到这些词语时，他会立即意识到这些词语的危险性，会本能地——无论他的大脑对他做出的指令是什么——犹豫不决地给出一个相对安全的词语。对于他来说，那完全是无意识的。因此，一旦涉及这些关键词，他对这些词的联想时间会比联想其他普通词的平均时间明显要长。现在，我希望你能帮我这个忙，通知你的职员，让他们今天下午一个接一个地来找我进行这项测试。奥格尔索普先生，因为我想尽可能更广泛、更精确地确定平均时间，所以如果你现在能接受这项测试，我将非常感谢。”

“我一点儿都不相信这类江湖术士用的心理测试。”奥格尔索普先生的语气中充满了上等人对于这些不入流的手法的轻蔑。“但如果你认为我参加这个测试会对调查有帮助的话，就放马过来吧。开始吧，我已经准备好要接招了。”

奎尼把那张纸放在他面前，准备好了打点计时用的铅笔。

“面包！”他说，同时开始用铅笔在那张纸上打点计时。

“黄油！”奥格尔索普先生立即回答。奎尼在他第一次回答完后停止了打点，迅速写下刚才的回答语。

“大海！”——嗒嗒。

“船！”

“马！”——嗒嗒。

“马车！”

“房子”——嗒嗒嗒。

“房间！”

“书桌”——嗒嗒嗒嗒。

“椅子！”

“餐桌！”——嗒嗒嗒。

“桌布！”

“储物柜！”——嗒嗒嗒。

“骨头！”奥格尔索普给出的这个答案，很明显是从他记忆中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却非常令人尴尬。他大脑里的那份警觉明显在提醒他，比起最初想象的情形，这份测试要更难完成得多。奎尼先生把奥格尔索普给出的每个答案都潦草地记了下来。

“地毯！”——嗒嗒。

“地板！”

在五十个诸如此类的单词测试中，我注意到只有密码、左轮手枪，以及谋杀这几个单词有特殊意义。

当奥格尔索普的测试结束时，奎尼微微一笑，抬头看着他。

“谢谢，奥格尔索普先生。”他说道。通过这次测试他有可能为自己的猜测获得了一些有用的信息。“你的无私帮助让我感激不尽。现在能让这个测试继续下去吗？请让你们部门的职员按照顺序一个接一个地来这里，比如，可以按照他们职务级别的顺序。”

奥格尔索普先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好吧，奎尼先生。虽然没有什么根据，但我还是会考虑你所怀疑的事。帮助你探寻事情的真相，是我的职责所在。不过我很确信，在最后你将会发现可怜的阿巴思诺特的确是死于自杀。”

“也许吧，奥格尔索普先生。”奎尼冲他笑了笑，“但是我还是想让你部门的其他职员来这里完成这个小测试。”

奥格尔索普先生离开了。在等待阿巴思诺特办公室的其他职员来这里的时候，奎尼没有对我说任何话。一大堆日常工作让我忙得焦头烂额。奎尼则倚靠在椅背上，指尖对着指尖，皱着眉头集中精神思考着。即使再借我两个脑子，我也猜不出他正在想什么。

这时达西·沃恩来了。他比奥格尔索普要年轻一些，穿着一件裁剪精致的时髦衣服，看上去做事干练。他有一张英俊的脸庞，留着一小撮精心修剪过的胡子，戴着单镜片眼镜。和那些老古董般的政府公务员不一样，他散发着一丝贵族气质，举手投足间充满了自信。这些得益于他受过良好的公立学校教育和大学教育。进门时他满脸笑容，然而，当走近奎尼所长时，外交部工作人员所特有的威严表情又回到了他的脸上。

“奎尼先生，奥格尔索普告诉我，你希望就可怜的阿巴思诺特的死向我了解一些情况。”他在奎尼先生的指示下，轻松而又舒适地坐到椅子上。“当然了，任何事都可以，只要我能帮助你。”他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他愿意帮助奎尼先生。“但是我担心我帮不了你多少。”

奎尼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直盯着沃恩。

“这个我明白。我想那场悲剧发生时，你正在吃午饭，是吗？”

“是的。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等我吃完饭回去后，伦敦警务处的那个家伙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说实话，这件事让我很震惊，我想任何人都会有这种感受。那个可怜的老家伙！谁都不可能想到他会有自杀的倾向，也许是来自一些私生活上的压力吧。”

奎尼摸了摸下巴。